

光明叢書之一

鐵蹄下



• 每冊定價國幣五十元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（初版）

光明叢書之一

鐵蹄下

著者 王 等

出版者 文 社

發行所 文 社

總經理 國際書報社

上海四馬路三九三弄五號

「血債」已清償

謹以此安慰淪陷區
內爲國捐軀的英靈

封面裝幀：陶謀基

目次

淪陷前後	羊東
我是良民	茅潭
鐵蹄下	王烽
狗難	西羽
爲祖母復仇	夏冬
維持會長	郭旦
黑獄十八天	杜淡生
劫	錢漢文
泥坑	巴岑
烈士	村夫
田翻譯	張一匡

淪陷前後

羊 東

長江的浪濤混濁地滾流着……

炮聲響了！懸掛着膏藥旗的戰艦三艘五艘的，不斷地走向岸上結隊發炮，炮彈落在地面，開裂着火花，我們的村莊城市被一處一處的破壞，老百姓沒有了家，年青的拖着年老的，年老的又捨不得放棄年幼的兒孫，無秩序地組成了難民的列隊，紛紛向其它安全區中逃命。然而，這大地上那一塊是安全的地區啊？這問題是沒有人可以解答的。

轟，哄隆，哄隆！——

這樣的砲火轟了約摸五六小時，在天明的一剎那，據說敵人已經從艦中開始行動，由一些小艇的載渡，或是木筏的引運，一批批在江岸登陸，在我們那縣城裏，那被炮彈射擊得滿是瘡疤的城牆上，不久插上了陌生的軍旗。

我帶着惟一的慈愛的老母，在離城十三里外的羅家莊上暫避。我痛心，我憤恨，我整整有一個月沒有進過食物，憤恨給我忘記了飢餓，我伏在人家的一所破敗的茅屋裏，須要靜聽城中人帶來的消息。

消息，終於由最後一批難民帶來了。

郭金發抖動着挺厚的唇皮告訴我說：

「朋友！這次可真算完了，洋兵打從北門進來，我們縣裏防守的軍隊雖然英勇抵抗，可是後

方交通綫給轟毀，前後接濟爲難，二百來名戰士牲犧了半數，餘下半數全撤退到王塘橋去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當我吐出這三個字的時候，我那病後的身軀不禁倒在牆下，頭額衝撞在堅硬的瓦磚上，險乎流着鮮血。

午後，天下着濛濛的細雨！鄉間的阡陌上，可還是來往着從城區逃出來的高等難民，我和鐵匠金發是老鄰居了，他幫助我舉炊，讓我母親安頓在那被風雨侵襲的廊下，一邊，我們和這些過路的難民招呼，頻頻向他們探聽事實。

「老伯！嫂子！城裏的情形怎麼樣了呵——」？
他們的回答是：

「縣城裏一切都完了。」「雖然，這是早晚我們所料到的事，然而敬二爺這鬼傢伙也太不應該，他不應該引狼入室，昨天晚上派了兩個親信的門徒向鬼子們去作領港」。

郭金發抽着一條火鞭，眼眶子裏浴血問道：

「什麼，敬二爺向洋兵獻城嗎？」

「誰說不是，張家門裏出了這麼一個末代兒子，真丟盡他祖先十八代的臉。」
鐵匠揮舞着他的臂膊道：

「早知道這樣，老子就一閹棍槌死這臭賊。」

難民的列隊，漸漸離遠了，稀少了。

可是，雨反而下得更大，據我母親迷信的說法：這叫做「哭傷神下凡」，天才不容他們打江

山，她老人家還說當年洪楊作亂的時候，城裏城外也整整下了三天的大雨，結果，洪楊成不得天下，一股惱兒滅亡了，雖然這是老年輩的傳說，但我們也是默認的。——深夜，羅家莊死一般的靜寂，壯丁們腰間掛着盒子炮去巡梭，軍訓的經驗告訴他們：惟恐有飛機來撒彈，晚上人家不許燃油燈，於是我們母子三個人廝守着深黑的雨夜，在茅棚子裏淒涼地聽那遠方射擊的槍聲，和幾條野狗的哀吠。

我剛從S埠回家，帶着貧病的身體歸來才祇半個月，可是我不能坐視這個時機，而拋卸我們年青人雙肩的重任。我要站起來，然而我害着病，身體不舒服，真比死也難受。

過了兩天，縣城的淪陷那是毋庸再去證實的了，不過聽說我們的軍隊，始終沒有放棄反攻的決心，有一位叫張光惠的，他是我從小的同硯，他現今投身在一〇六團裏當書記，曉得我被困在病乏中，特地在雨霽的下午到羅家莊來找我。

「阿惠，你真是太英勇，太偉大了」。

被我稱做阿惠的他，臉上掛着微笑，他把軍裝的領鈕略略鬆解一下，人就傍着我坐在稻草堆上，滔滔不絕向我告訴道：「年青人捍衛疆土是惟一的天職，我告訴你，我們這次縣城中的撤退，真是非常慚愧，照原來計劃，我們可以守上三兩天，大部隊就能夠打從北塘開來接應，但給城裏幾個劣紳放了風，敵方趁此先一日前來攻打，於是我們不能支撐，祇好暫時避離。據我們情報在城外打聽所得，目下那姓張的真是出任維持……」我歎了一口氣，抱怨地道：

「惟婦女與小人之心最難捉摸，這話我覺得太有意思了。」

郭金發彷彿不滿意我書乎騰騰的語氣，他乾脆道：

有機會，我們得找他算賬。」

——對啊，找他算賬，我們英勇一點，站起來！

隔了一天，我把我的母親寄托在羅莊一位姓劉的老嫗的家裏，我摸摸身邊還有六百九十幾塊錢，足供他三個半月的糧食。現在我經受阿惠的慫恿，病已好了不少，我可不用柳枝做成的手杖幫助行路，我可以拚着一口氣，同了鐵匠金發，和三個一般年齡的村民，從羅家莊趕到團部討工做。

徐團副對我說：「忍耐幾天，等你的病再好一些來工作吧。」

我却不願意，我堅定地道：

「我要做事，我希望大家用點力量出來，這個縣城是我們的。」

然而正在我們談話的當兒，貼膏藥的飛機在上空盤旋了。

機聲在雲空作響。照說它要下彈的，但是團址建立在一座坟場裏，兩邊是水道，當中乃是一座墳頭的祠堂，竹林子茂盛地，把這座破房子遮得不見天頂，所以成了挺天然的一塊地帶，我們不須要躲藏，機兒找不着這個目標呢！

一個機關槍手，在竹林裏躍躍欲試，可是團副命令他不許擅自向天射擊，他制止了。

在河的東岸，舞練聲中挖戰壕的工兵，他們也想開槍，可是也有紀律地並無行動。

等待着，我在陣地裏蹲了下來。軍醫先生給注射，吃藥水，這樣過了三五天，我的臉頰上漸漸恢復了正常的本色，臂膀裏也有了些肌肉，我興奮極了。但是不幸的消息，終於從金發的嘴裏带到了我的耳中。他說：

「羅家莊一個守望壯丁向天空發了兩顆子彈，已給敵方得着了目標，據說城裏鬼子們昨晚結隊而來，放了一把火，村子上燒了一個通夜。」

「啊，我那母親的生命，可遭到了第二次的威脅了！」

我要去探望，正想前往，團中却傳來一個情報，說小半時內，怕有一小隊敵入下鄉來。頃刻間空氣緊張起來，大家準備着未來的戰鬥。阿惠叫我勇敢一點，靜聽調度，這時我恨我不曾受過戰鬥的磨煉，否則也可以伏到遠離一里半外的鍾木橋下，開始去戰壕中等待了。

這消息，不料沒有成爲事實，原因是城外鄉民誤傳的流言，一大隊人白白忙碌了幾個鐘頭的準備，到黃昏竟捧着原數的彈藥，回來復命。

羅家莊的火況，第二天我也打聽清楚，說並不怎麼熾烈。燒死的僅是兩隻豬仔，一座荒蕪的土地廟，這使我心頭吐出了一口長氣。

在鍾木橋的鄉下，自從縣城淪陷後，這裏却成了一個臨時的市集，每天的清早，回鄉的農夫和商人都到這裏來作着小買賣，因爲這樣，人頭漸趨複雜，軍隊守防的責任也與日俱增了。

有一天早上，我正在整理一卷文書，忽然外面傳進來一片雜亂的聲音……

「什麼事，出了亂子嗎？」黃連長問他的值日兵……

舉目看時，兩位腰間掛手榴彈的弟兄，抓了一個頭髮已經被癩痢菌剝蝕得寥寥無幾的短衣中年人來。我一見這傢伙，認清他就是城裏充清道夫的趙三子，一個懦夫。

我們那弟兄向連長立正，一個敬禮，報告道：

「抓到了一名奸細，給連長審問。」

「是他嗎？」

「是這傢伙，混在慈雲菴瓜田裏張望，簡直不是個東西！」

趙癩痢被束縛在棟柱上，張開血盆大口喊冤枉。其實兄弟們早已在他身畔抄到一個銅元，鉛筆和一張白紙。經過盤問，趙子三終於吐出真情，說是在城裏找不到飯吃，被人出二十塊錢的代價到鍾木橋來打聽情況的。好傢伙，這混蛋的趙子三簡直找死。於是，黃連長就把他收押在木橋子裏，一方面用計行事，送假情報到城裏去替他覆命。

白天，風帶來了春天的氣息，怪和暖地掠過村莊。

在野外相當可以瀏覽。我是個經年在都市裏生活的人，平常實在沒有機會，來享受鄉村的景物，想不到這次在故鄉我能有這樣興奮的情緒，於是來往在田間，河邊，墳墓的頂上，眺望著遼闊的田野，不覺有些神往了。不過到了夜裏，四郊的槍聲始終不斷，間或夾雜着兩三下重濁的砲聲，使我們可以預聞到遠處的軍情。

一個破曉，上面命令趙子三權充領導帶三個便衣弟兄到城裏去辦一件公事。如果這次得手而歸，趙癩痢可以將功贖罪，恕他一個反省。

趙子三還不算昧沒了天良，他充滿了一腔高興御命而去了。

天氣又和昨天一樣，仍舊晴得很好。兩個弟兄換上了粗布短衣服，提着菜籃子，拿了一斗穀子到城裏去。走出墳場的時候，他三人的臉角掛着喜悅的微笑。

日光打中了。

鍾木橋下飛奔來三條熟悉的影子，原來他們回來了。許多弟兄問長道短的向他們打聽消息，

手。」

鎮江老魏——其中的一個弟兄說：「敬三爺便宜了他，兩槍沒有打中，祇解決了他的一個下

然而那趙癩痢呢？

老魏向人宣佈道：——

「這姓趙的挺能辦事，他已經和我們取得聯絡，以後隨時會給我們送情報來。」

爲祖母復仇

夏 冬

炊甯鎮自從淪陷了之後，什麼我就都變了色。連人也都變了樣。

富的變了窮，窮的變得非常地豪富。善良的亡命，吃官司，霸道的貪官，討小老婆。好人睡氣，惡人當道，一切都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。

楊三少爺給綁了去撕票。家中爲了此事奔波，攢路，弄得傾家蕩產。

江北四子搖身一變做了日本人的翻譯，要什麼有什麼，發了財。

李鄉紳年已花甲，有聲望，有財勢，爲人頗忠直，出名的公正先生，因爲他不肯失節，不願當維持會長，所以亡命逃到自由區裏了。

還有鎮上的寶大錢莊裏的經理先生，爲了慢繳了一天日兵給養費，被坐了二星期的牢監。

皮匠師傅做了偵緝隊長，闊氣非常，小老婆一共娶了六個之多，每個姨太太手上，一隻指頭間至少套上三只臘黃的馬桶戒。

最最倒霉的要算東棚橋下的張全貴。在以前，生活很可以過下去，僅僅祖孫二口子，種了三畝幾分的租田，憑着他的一雙克勤克儉的手巴巴結結地，每年終是吃剩有餘，逍遙自在。

從外表上看起來，張全貴可以算得一個靠得住的殷實農民，因爲不愁穿，不愁吃，生活得過且過，家庭之中却也有天倫之樂，所以，當鄰家談到全貴的境況的時候，總會露出幾句羨慕的口吻，說他是本鎮上的一份小康之家，其實在內骨子裏講起來，張全貴是比誰都要苦惱哪，甚至比

今年，他正是上了三十歲年紀的中年人了，沒有討老婆，獨身漢倒不要去說他，不過人家講起來，總是一個油頭光棍。然而正經地講，他的苦痛是：出世來滿月死了父親，在三歲時候去世了母親，由他祖母撫養長大，祖孫兩人相依爲命的一直苦到今朝。

一個人大概都是如此的，有了物質上享受的能够覺得滿足的時候，精神上的苦楚是比較容易忘記的，張全貴祖孫二口子也不例外。於是通常地，當她老人家嘮叨地講起她的兒子媳婦死得怎樣慘，以爲她老人家如何艱苦把全貴養大起來的時候，他終是打斷她的話柄說：

「婆婆，快別再常提這些不如意的事吧，祇要在眼前，你老人家能够過快活日子就算了，反正死的已經死得這許多年了。」

一年年的縮衣節食，含辛茹苦地，得能積儲點兒雨雪糧在家中，能够達到快快活活的時候，鬼子兵開到了炊窖鎮，立刻就使他們破了家，而且亡了人。

這真是一幅多麼慘痛的畫面哪！

老婆婆給日兵用刺刀截通肚子，脫腸而死的比比皆是，再說那個孫孩子，爲了報仇，而被敵人獵狗咬死的也不少。

這一幕幕悲劇的演出很簡單，劇情並不曲折離奇，而且是普遍化的，經過的事實是這樣：

不久之前，國軍撤退了。

日兵開到，土地被佔領了。

地方上成立了維持會。

在這副混亂局面之下，不幸的是老百姓，交運的是爲虎作倀的狗子們，他們沒有公理，只有強權。

老百姓的負擔太重，開出來一大篇賬，真是不堪設想，被迫的焦頭爛額。什麼：

日兵的給養費。

愛路軍的護路費。

維持會的辦公費。

自治組織的保甲捐。

偵緝隊的賞賚鈔。

游匪隊伍的保境捐。

.....

這些是以每家人家的單位的所應該負擔的必然捐費，此外，還有臨時的什麼捐，什麼費，不論什麼花樣，祇要想得出名目，儘管向老百姓要錢，誰顧得了你的死活。

不消說，張全貴只是其中的一份代表而已，有那一個的淪陷區裏的人民，能够負得了這麼許多的，五光十色的各種雜稅。

當初是半個月收一次，後來一禮拜收一次，已改爲二三天收一次，再後來天天收一次，再後來甚至日夜都要來收，一天到晚忙不了。

汪汪汪！外面有狗吠聲。

「全貴，你快躲起來吧，」老祖母戰抖地說：「恐怕又有人來收什麼斷命捐吧，否則外面的狗爲什麼叫？」

「不見得吧，」全貴將信將疑地答道：「今天不是已經收去了保甲捐嗎？」
砰，砰，砰！

「可不是嗎？有人來打門了。」

「誰啊？」全貴在屋內問：

「是我，開門來，全貴！」外面的人答。

「噫，」全貴不自然地開了門：

「明天早晨預備好三擔稻草，送到會裏來，」來人命令着：「因爲有別地方的日兵路過這裏，要招待他們，懂嗎？」

「李先生！這個……」全貴的下言還沒說出，那位「公務員」早已揚長而去了。

「又是搗他媽的鬼把戲的臨時捐！」張全貴自語地憤怒着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把家裏所有的稻柴收拾攏來，捆在一起，秤了秤，勉強的湊滿了三擔。挑到維持會裏。

但維持會長以及手下的一班人，估量全貴的身份，是對這些小數的東西覺得非常不夠的，所以還藉口要他多多拿出來，盡着壓榨的能事。

「天哪，叫我怎樣負擔？」

全貴哀鳴着，背了人偷偷地落淚。

但是誰會同情呢？除非老年的祖母一個人之外。

假如再有什麼捐費要加到張全貴的肩上，他實在無法再能够任。不錯，前些日子的軍米，他已經是抵押了下熟的稻穀，而向城裏的李鄉紳去借來的。昨日的軍柴，雖則祇有三担之數，已經把他所有的稻草都收括殆盡，於是他同他的老祖母商議着道：

「婆婆！我家只有棄田不種，改業去做小販吧。」

「全貴，」他說：「話雖不錯，不過做小販是否能够維持我們祖孫二人的生活，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，而且前些日向李鄉紳抵押的軍米，到了時候拿什麼東西去贖取呢？」

「但是，那般狗子們會饒過我嗎？」

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，張全貴改業做了小販。然而維持會派了人員又收捐費來了。

「全貴呢？老太婆，」憲兵隊裏派來的「公務員」挺着兩條又粗又濃的眉毛問：

「哦，大老爺，」她答：「他出門去做小生意了，他已經不種田了，他可以免捐嗎？他實在沒有再能付捐的能力了。」

「嘿！不管你們做什麼生意，捐總是要付的，除非你們不住在炊密鎮。快繳出來，給養費三天，共計白米二斗一升。」

「我求求你，做做好事吧，實在拿不出呢，我們自己已有三天沒得飯吃了。」

「你再說一聲拿不出？」

那傢伙狠狠地要打老婆婆的樣子。

可是老婆婆說的是實話。

「我真的沒有，天地良心。」

「什麼天良不天良，這個時候，天良早燒灰了。」

混蛋，他竟說起這話來。

老婆婆道：「先生！我真的沒有，請你原諒」。

「又不是給我的，求我有什麼用，不管你們有吃沒吃，皇軍的給養費是少不了的。」

「不是假的，若然真的拿不出，那該怎末辦呢？」老婆婆見他無理可喻，仗勢凌人，她亦覺得有些火惱起來了，所以語調顯得強硬了些。

「好，老太婆竟敢如此倔強，」來人也有些火起來了：「不相信，回頭給顏色你看。」

「公務員」怒冲冲地走啦。

老婆婆在家憂慮着，心中跳得上下不安。

大概過了三個多鐘點之後，那時候狗子帶了三個東洋兵同來。進門就咆哮着：

「識相點，快些繳出來，二斗一升米，否則，你自己對東洋生先去說吧。」

「大老爺，我求你好生之德，對東洋先生講個情，因為我不會講洋話的。」

這樣一來，他果真轉身對日本軍曹講起來，嘍哩咕嚕地講了一大堆，老婆婆終以為他在對自己說情，其實，他非但沒有惻隱之心，不加同情，他竟又這末說：「他們不肯繳捐，請你自己決定吧。」

不消說，鬼子當然聽他的鬼話的，何況他們抗捐哪，這當然是非同小可，挑撥得那軍曹怒火熾盛，咆哮如雷地跳得三丈高。